

平民教育

小靜和她的弟弟

(小說)

第一四七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小靜和她的弟弟

這是民國二十年八月間的事。——

漢口市北區的一條街上，住着一個姓王的寡婦。她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兒名叫小靜，還有一個三歲的兒子名叫斗斗。

一連下了半個月的大雨。街上的人都說：『後湖裏的水漲得和堤一樣的高了。如果那堤倒塌下來，我們便都在水裏。』

王寡婦整夜不敢睡覺。她聽得大門外有人走過時，便跑出來問道：『是不是後湖堤倒了？』

這天，王寡婦把她的兒女安置在樓上，並且說：『小靜，不要讓你弟弟走下樓去！我現在到外祖母家去了。我們住的這地方太危險！我去問問外祖母，看她能不能讓我們搬到她家裏去。』

王寡婦出門去不久，外面忽然天翻地覆的鬧起來，哭的哭，叫的叫。小靜走到窗口一看，滿街上都是人；有的抱着小孩子；有的抗着東西。街上的水已經有了一尺

多深；原來是後湖的堤倒塌了。

水，看着一尺尺的漲高；小靜的心裏焦急得很！她站在窗口，望着街上，總不見她的母親回來。水已經慢慢的到了樓門口；再往上漲的時候，樓上也會有水了。

小靜把她的弟弟抱到桌子上。她自己也爬了上去。天色已經很晚了，樓上也漸漸的有了半尺多深的水。小靜急得直哭。弟弟睜圓着眼睛看着她。她哄弟弟睡在桌子上，自己仍舊站在窗口去。

外面的電燈還沒有熄滅。她隱隱約約的看見來了幾隻

小船；她便大聲的喊道：『救命！快來救命啊！』但是那些船，早都被別人要去了，沒一個輪到她的面前；因爲那時候到處都有人站在窗口嚷『救命』呢！小靜又哭起來了。

『姐姐，你是不是餓啦？』弟弟一面問，一面爬起來坐着；他接着又說：『我早就餓啦！你快去叫媽媽回來吧！』

小靜連忙走到桌子前邊，說：『弟弟，快躺下去！不要動！桌子底下盡是水呢！』弟弟說：『你拿個火來，照

給我看看！」小靜說：「我到那裏去找火？樓底下盡是水！」弟弟說：「盡是水，媽媽又怎麼能回來呢？我餓啦！我要東西吃！」小靜說：「我到那裏去找東西來給你吃？到處都是水！弟弟，你躺下去吧！等一會，媽媽會雇隻船來，接我們到武昌去吃好東西！」弟弟說：「不！我就要吃！你去找來！」小靜說：「弟弟，這時候到那裏去找吃的！」——「你去找！我餓啦！」弟弟也哭起來了。

小靜又走到窗口去，看母親回來了沒有。「別哭啦！」她

回頭向弟弟說，『來了一隻船；恐怕就是母親回來了。』但弟弟仍哭着叫道：『我要東西吃！我餓啦！』

小船漸漸的離窗口不遠了。小靜看見船上只有兩個男子：一個搖着槳，一個坐在船頭上。她失望得很！『你們能不能把我送到武昌去？』小靜問那船上的人。

坐在船頭上的那人問道：『現在你家裏，除你以外，還有誰？』小靜說：『還有我的弟弟。』

那小船停住了。只見那搖槳的漢子，向船頭上的那人使了個眼色。小靜連忙把她的弟弟抱到窗口；搖槳的那

漢子又問道：『你們還有甚麼東西沒有？』小靜說：『都在水裏！樓上只有一張桌子。』

船頭上的那人聽了，忽然露出不很高興的樣子來。那搖槳的漢子，忙把他拉到身邊，向他唧唧噥噥的說了一陣，又對小靜說：『武昌也在漲大水。我只能把你們送到別的地方去！』小靜說：『行！只要有東西給我弟弟吃。』船頭上那人便站起身來，伸手把弟弟抱了過去；小靜自己也爬出窗口來，跳到小船上坐着。

弟弟坐在小靜身邊，看着街上的水，問長問短；小靜

也無心回答他，只想：『假使這兩個漢子都是壞人，又怎麼辦？』

小船漸漸的到江邊了。小靜問道：『我們現在到那裏去？』船頭上那人說：『到處都是水！只有上大輪船，到上海去。』小靜說：『我們的母親還在武昌呢！』那人說：『武昌？早已一個人也沒有啦！現在我們救了你和你的弟弟，給你們飯吃，把你們送到上海去。上海我有家；住在我家裏，再慢慢的尋訪你們的母親！可是你們到了輪船上，不要多說話！你們叫我做『舅父』。明白了』

沒有？」小靜一想：這事情有些不妙！他如果真是一個好人，肯打救我們；爲甚麼又要我們叫他『舅父』呢？且不管他！現在四面都是水；要不答應他，難免不吃眼前虧。好好歹歹，且等到了輪船上再說！『行！就叫你『舅父』吧。但是我們都餓啦！』小靜這樣回答他。

那人點了點頭，帶笑的說：『在輪船上，要吃甚麼就有甚麼！你的鞋襪，現在都濕啦，我給你換新的！只是不許你們和別人談話！』

王寡婦離開她的兒女，匆匆忙忙的到了武昌。她的母親教她馬上搬去。她很高興的，又很擔心的，仍舊回到漢口來。

她一路上看見許多人，抗着東西，抱着兒女，個個都愁容滿面。她想：『莫不是後湖的堤已經倒了？』她坐在人力車上，車夫又跑得很快；她一直不好向誰打聽。

過江的時候，她在渡輪上，只聽得大家都說：『後湖的堤已經倒啦。大水衝倒了許多的房屋。靠後湖的街，現在都埋在水裏，連屋頂都不見了！』

這時候，王寡婦急得兩淚直流，恨不能飛過江去，看一看家裏是怎樣的了！她走到火艙門口，向生火的工人們說：『我真着急。你們把船開快一點吧！大水已經齊了屋頂；我家裏還有兩個小孩呢！』有一個工人答道：『那有這樣的事！大水就能齊了屋頂？你不要信人家瞎說！』王寡婦說：『可是那後湖的堤已經倒了！』——『是。總而言之，水不會來得那麼快！街上至多有一尺深的水罷了。』別一個工人這樣的回答她，因為看她可憐。

渡輪已經靠了岸。王寡婦這時比誰都着急！她跑上碼頭

頭，看見了一輛人力車，便坐了上去，說：『快！快拉我到後湖邊去！』那車夫說：『不成！我只能拉你到水淺的地方。後湖邊的水已經有一丈多深了！』王寡婦聽了，放聲大哭起來：『我的兒子呀！我的女兒呀！』旁邊的人看了，都覺得她可憐。

車夫拉着她，繞了兩個灣，便到了有水的街上。天色已經晚了。車夫在兩尺多深的水裏，只能慢慢的走着。王寡婦想雇一隻小船；但是來來往往的船都已經裝滿了人。人力車是再不能前進了；王寡婦急得直哭。

有一隻小船上，坐着一個年老的小學教師，還有五六個小學生；船頭上蹲着一個姓張的木匠，他住在王寡婦家的對過。他一眼看見了王寡婦，便高聲叫道：『王太太，你上那裏去？』——『呵！張大爺！』王寡婦連忙問道，『你可看見我的小靜和斗斗？』張木匠說：『沒有！我們住的街上，一丈多深的水！倒堤的時候，我因為捨不得家裏的東西，沒有走開。我藏到樓上去，不想那大水也漸漸的跑到樓上來了！隔壁胡家的房子，嘩喇一聲，塌了下去，嚇了我一大跳；我連忙爬上屋頂，走

過了十多家，才找着這隻小船。你家裏自然也完了！」
王寡婦聽了，猛然用雙手抱住自己的頭，「我的兒呀！
我跟你們一道走吧！」她說着，一縱身跳到水裏。

水不過三尺深；掉下去是不妨事的！那車夫連忙伸手
揪住她的衣裳；張木匠也從船頭上跳下來，走上前去扶
起她；可是她已經暈過去了。車夫說：「這怎麼辦？」
那小學教師看了，搖了搖頭，嘆了口氣，向船上的幾個
小學生說：「你們看，怎樣的一個慈母的心！」他又向
那車夫說：「你還是拉她回去吧！」

那車夫和張木匠，把王寡婦仍舊安置在車上，一個拉着，一個推着，慢慢的又到了江邊。王寡婦漸漸的蘇醒過來了；她不住的啼哭。張木匠安慰她道：『王太太，一定會有人去救你的小孩子的。我明天替你去訪；今晚可不行了！現在我送你回到母家去！』

王寡婦一定還要回到家裏去看看。她教車夫再拉着她走。車夫說：『這不是辦法！到了有水的地方，萬一找不着船，你又怎麼能去？』王寡婦說：『我到了剛才到的那地方；就等到死。也要等一隻船來！』車夫和張木

匠，拗她不過，只得依從她。

他們三人又到了原來的地方，等了一會，迎面來了一隻小船，船上只有兩人。張木匠便跟那駕船的商量，說要到後湖邊去一趟。船上的那客人，恰巧是要到江邊去的，正用得着那輛車。

王寡婦坐在小船上，不住的啼泣；張木匠也找不出甚麼話來安慰她，只刻刻提防她再往水裏跳。

小船到了他們住的街上。王寡婦細看她的家，樓窗口離水面還有二尺光景；她便大聲喊叫起來：『小靜！小

『斗斗！』可是樓上沒有回答的聲音。張木匠就怕她再跳到水裏去，連忙說：『一定有人帶他們走了。不要緊；王太太，也許他們這時候已經到了武昌。』

小船靠近了窗口；樓上沒有燈光，看不見甚麼。王寡婦又叫了兩聲『小靜』，仍舊沒有人答應；張木匠便爬進窗口；駕船的從身邊掏出一盒火柴來；張木匠伸手接了，劃燃了兩枝，四面看了一眼；除開一張桌子之外，再沒有甚麼別的東西。

張木匠又爬出窗口來，說：『王太太，你放心吧！他

們一定到武昌去了。』——『那麼，快一點！』王寡婦說，『我們趕到武昌去看看。』

小靜和她的弟弟的確是遇見了壞人！他們的小船在大江中走了不很遠，來到一個停泊大輪船的碼頭邊。船頭上的那漢子向搖槳的說：『讓我先上大輪船去看看，老李是不是已經來了！』

那漢子到了大船上，在一間房艙裏找着了他的伙伴姓李的。這姓李的也是一個很壞的人！他時常來往長江各

埠，撈買小孩子，帶到很遠的地方去，賣給別人。

那漢子在大船上找着了他的伙伴，又把他帶上小船。

『這位是李先生，』那漢子向小靜說，『他是一個很好的人！他願意把他的艙位讓給你們。』小靜向他點了點頭，忽然見那姓李的，掏出幾張鈔票來給那搖槳的人，並且說：『你再到各處訪訪，能多找到幾個更好！』

小靜和她的弟弟，離開了小船，到了大輪船上的房艙裏。那姓李的從一隻網籃裏翻出許多吃的東西來，大家飽吃一頓。那漢子又到外邊去買了一雙襪子，一雙新鞋，

給小靜換了。

房艙裏有兩個床，一上一下。小靜帶着她的弟弟睡在上層床上；那漢子睡在底下的一層；姓李的搬進別的房間去了。船上是很熱鬧的。房門雖然關上了，可是房門外來來往往的人很多；說話的聲音，房裏都聽得清楚。

小靜心中有事，就是很疲倦也睡不着。她想：『跟一個不認識的人到上海去，這是多麼危險的事！如果這人是一個拐子，豈不更糟！』小靜越想越怕。她爬起來坐着；看了一眼睡在下層的那漢子，好像已經睡着了。她

便想偷着到房門外去看看，却又怕撞見了那個姓李的。

這時候房門外忽然有好幾個人談話的聲音——

『吳先生，您不是今晚還要回到武昌去嗎？您先走一步吧！』

『不忙！特地來送行的，應該久談一會兒。』

『劉先生，你何不搬到武昌去住？吳先生家裏還有幾間空屋子。』

『我是要搬到武昌去的。今天我住的那條街上也來了大水，雖然只幾寸深，說不定還要漲。』

『劉先生明天就搬到舍下來吧。』

『住在武昌是不怕的。閱馬廠一帶，地勢很高，就有大水，也不能淹到那塊地方去！』……

小靜聽了他們的談話，想道：『外祖母不就住在閱馬廠嗎？據他們說：武昌還是好好的。爲甚麼這兩個漢子要把我們帶到上海去？我們準是撞見了拐子了！』

她輕輕的爬下床來，打開房門，溜了出去，又把房門輕輕的帶上。她一看：對面的那間房艙，門是打開着，裏面擠滿了許多人。她連忙走了進去，反手把門關上。

那房艙裏的人看了，大家都覺得奇怪。有一個問她道：『你來幹甚麼的？』小靜低聲回答道：『先生們，救一救我和我的弟弟吧！我們遇見拐子了。』接着她又把母親到外祖母家裏去了以後的事，詳細細細的說了一遍。

那房艙裏的客人聽了，都說：『這一定是幾個拐子！我們快想法子來收拾他們吧！』一個姓吳的向小靜說：『現在我回到武昌去，把你的外祖母找來，也許你的母親還在她家裏。』一個姓劉的說：『我去報告警察；你們不要讓這拐子逃跑了。』

大家商議好了。姓吳的便告辭回武昌去；姓劉的就立刻上岸去報告警察；小靜也回到自己的艙裏去了。

不到十分鐘久，船上來了四個警察，一個警官。後面跟着姓劉的；姓吳的也回來了。他還沒有到武昌去，因為他想看一看警察捉人。

警察們到了小靜住的房艙外，警官伸手把房門推開。睡在下層床上的那漢子已經起來了。他正在盤問小靜：爲甚麼要跑出房去？小靜回答不來，嚇得不敢動彈。那漢子忽然聽見有人推門進來，連忙回過頭來一看，原來

是警察。他吃了一驚；那警官不讓他開口，一把將他抱住。另一個警察走進房來，用麻繩把他的雙手綁牢。警官對他說：『快講！還有個姓李的在那裏？』那漢子說：『就在隔壁。』警官便到隔壁艙裏，又把那姓李的捉住。警官問了小靜許多話；小靜一一的答復了他。末了，那警官派了個警察，送小靜和她的弟弟到武昌去；姓吳的跟着一道走。兩個拐子便被拘到警察署裏去了。

王寡婦跟着張木匠到了武昌，在外祖母家裏沒有看見

小靜和斗斗；她又回到漢口去尋找。她的母親和張木匠都攔阻她；她只是哭着要去。忽然有人敲大門。「也許就是他們來了。」張木匠一面說，一面走去把大門打開，一看，果然是小靜和斗斗，還有一個警察。那姓吳的一直回到他自己家裏去了。

小靜的母親發狂似的，把小靜和斗斗一把抱住，半天沒說出句話來，眼淚和下雨一樣。旁邊的人看了，沒一個不感動的。那警察又把捉住拐子的話，很得意的說了一遍；外祖母向他謝了又謝。那警察仍舊回到漢口去了。

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 初版

小靜和她的弟弟(一冊)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編著者 黎 錦 皇

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會

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定縣實驗區

印刷者 臨時
攝華印書局

發行者 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實用
本印
翻印
必究

